



文坛回忆

赵景深著

重庆出版社

中 国 现 代 掌 故 从 书

文 坛 回 忆

赵 景 深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九八五年·重庆

中国现代掌故丛书编委员
主 编 杨本泉
编 委 王文琛 孙 震 许万雄
杨本泉 曾健戎

文 坛 回 忆

赵景深 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25 插页:3 字数:177千
1985年12月第一版 1985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17114·27 定价: 1.16元

编辑例言

为了使广大读者多了解中国现代社会的状况和向现代史研究者提供这些方面的史料，我们编选了这套“中国现代掌故丛书”。

本丛书内容，包括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教育、文化、文学、艺术等，以记实为准，想象、虚构的作品概不列入。

一些回忆录，如已收入作者个人的全集、选集，近期已出版而又容易见到的，暂时不选编。只收那些虽曾发表或出版，至今并未重印或难以觅得的书。有的书篇幅较少，则按性质选编成集。时限为1919—1949的三十年间。这是因为：这三十年中战争频仍，社会动荡，而在解放后又经历过十年动乱，资料不易觅得之故。

为了保持原貌，收编的书除字句、标点等明显错误外，内容一律不作改动。这些书的写作和出版，距今已有多年，有的还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著作，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受到时代限制，乃是必然的事。同时，它们的资料来源或为亲历，或为事后回忆，或得自传闻，甚或有想当然的臆测与

有意无意的歪曲记载，因而难免有事实出入和褒贬失当之处。因此，希引用时慎重加以判断。编选时，我们作了一些注解和有关说明，供读者参考。

本丛书计划选编若干集，陆续予以出版。

重庆市图书馆
重庆出版社

序

1982年1月3日，我接到重庆出版社编辑部的信说：“我们了解到，您过去出版过《文人剪影》、《文人印象》二书，此二书目前已难买得，不知您那里能否找到，并愿合在一起重印否？您从三十年代起，一直从事创作、研究、编辑和文学教学工作，与文艺界接触广泛，上述二书是可贵的文学史料。如果您有时间，还可以新写一些补充进去。这事情请您考虑一下如何？”我认为重庆出版社编辑同志的意见很好，便找出他们提到的两种书，又将我解放后在《新文学史料》等刊物上发表的二十篇性质相同的文章，定名为“文人回忆”把它们合在一起。按次序编为“文人回忆”、“文人印象”、“文人剪影”三部分，统名之曰《文坛回忆》，交给重庆出版社。

我以前所写的《文坛忆旧》和《海上集》，前几年都已由上海书店影印重版，各印了一万册，收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但早年在北新书局出版的《文人印象》（1946年），由于是有光纸印的，不能影印；更早的《文人剪影》（1936年北新书局版）又太薄，也不便影印。现在，重庆出版社愿意合集出版，就弥补了这个缺陷，能为读者提供更多一些的掌

故和史料了。

新写的二十篇中，有些是改写旧作的，例如《郁达夫回忆录》和《三十年代的冰心》，其中有引用《文人剪影》和《郁达夫论》的地方。但绝大部分都是新写的。由于我年老多病，记忆力差，也许还有些文章没收进去。基于同样的原因，文中事实，某些地方或有出入，希望读者能予以指正，谨先致谢意。

以上这些，只是必要的说明，权当作序。

赵景深

1984年7月

目 录

序

上编 文人回忆

鲁迅给我的指导、教育和支持	3	郑伯奇同志	49
有关五四的一点回忆	12	朱湘传略	52
关于陈毅同志的点滴回忆	15	记熊佛西	64
《沫若前集》和《郁达夫全集》	18	我所认识的老舍	69
郁达夫回忆录	23	回忆谢六逸先生	79
三十年代的冰心	34	顾均正与《世界少年文学丛刊》	85
《文学周报》影印本前言	40	回忆诗人戴望舒	89
郑振铎、王统照、耿济之短篇小说合集	45	记旦如	91
回忆创造社		答孙席珍兄谈绿波社	94
		《文学副刊》与《潇湘绿波》	96
		陆谷苇写《文坛漫步》	98
		邵力子帮助程碧冰	101

中编 文人印象

序	105	许幸之	161
老 舍	107	于 伶	163
孙席珍	109	周贻白	165
鲁 彦	112	姚 克	167
庐 隐	114	石 灵	169
冰 莹	116	左 明	171
倪贻德	118	丰子恺	173
彭家煌	120	钟敬文	175
刘大杰	122	曹聚仁	178
朱 雯	123	易君左	181
索 非	125	陆佩如 冯沅君	
郭沫若	127	夫妇	183
徐志摩	129	卢 前	185
白 采	135	刘半农	190
朱 湘	137	胡山源	192
冰 心	146	孙俍工	194
汪静之	148	胡云翼	196
穆木天	150	胡怀琛	198
王独清	152	陈望道	201
白 曙	154	夏丏尊	203
宋春舫	156	耿济之	205
顾仲彝	158	伍光建	2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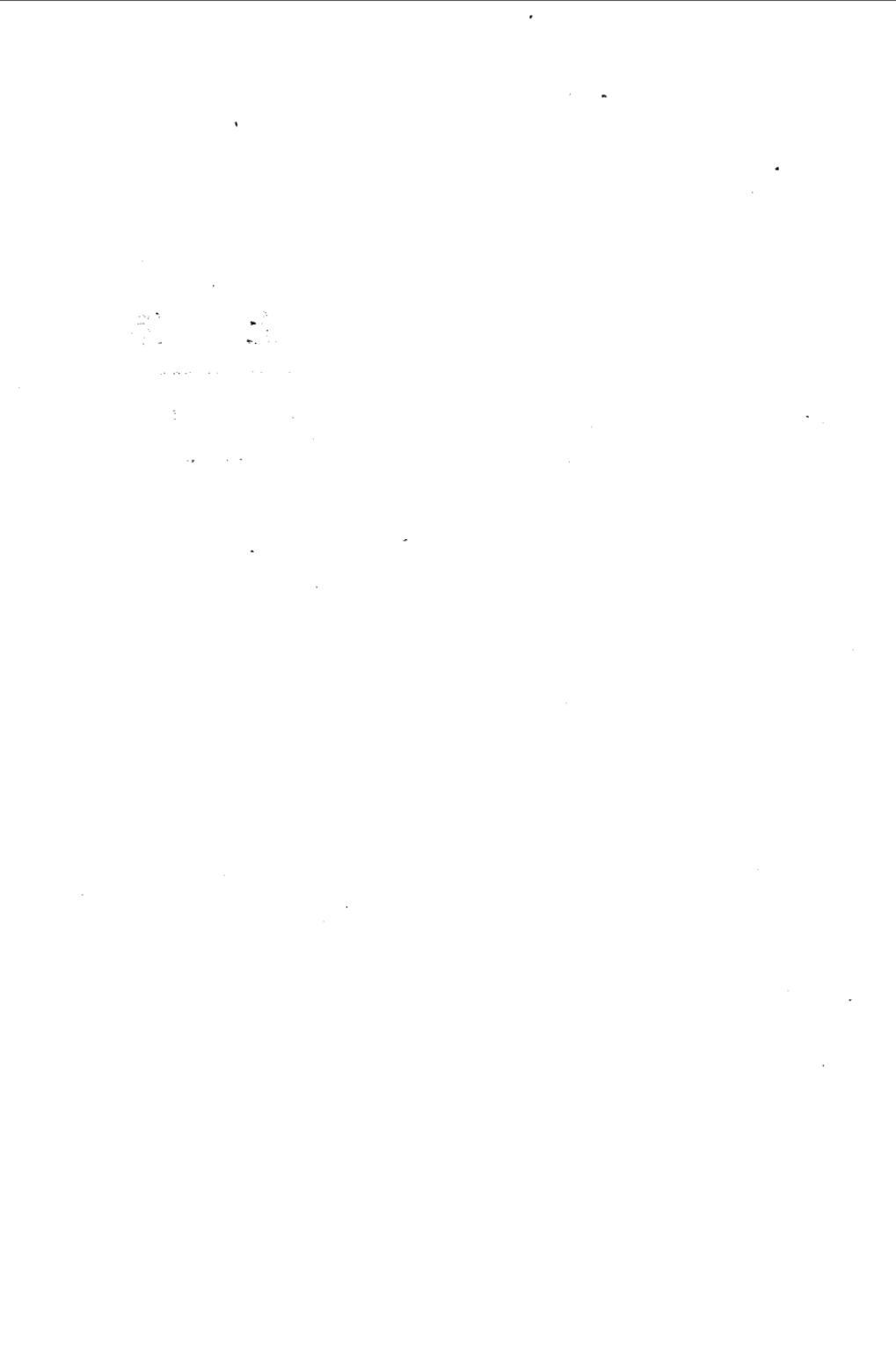
东北作家群	208	笔会的一群	213
记蜀中文人	210	曲友	217

下编 文人剪影

序	223	于赓虞	259
鲁迅	225	焦菊隐	262
茅盾	227	阿英	264
郁达夫	228	钱君甸	265
叶绍钧	230	孙福熙	266
王统照	231	徐霞村	269
巴金	232	徐蔚南	270
丁玲	233	林语堂	271
沈从文	235	徐祖正	272
张天翼	237	钱歌川	273
苏雪林	238	洪为法	274
黎锦明	240	郑振铎	275
叶鼎洛	243	傅东华	276
文士三剑客	245	谢六逸	277
曦社三友	247	汪馥泉	279
曾氏父子	249	陈子展	282
田汉	251	徐调孚	284
洪深	255	王礼锡	287
李健吾	256	成仿吾	288
胡适	258		

上 编

文 人 回 忆



鲁迅给我的指导、教育和支持

鲁迅有两句有名的诗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说明他是爱憎分明的。对于青年也是这样。倘若这青年是可以造就的，他总是无微不至地指导他；一旦这青年走错了路，他就对这青年予以教育；如果这青年又变好了，他也会帮助这青年的。我就是曾经受过鲁迅指导的一个青年；后来也受过鲁迅的批评和教育；最后鲁迅又和我通信，并且写稿子交给我主编的《青年界》发表，这时已经是鲁迅逝世的前二年即1934—1935年了。

鲁迅与我的交往，在《鲁迅日记》里大部分记载着，但也有他漏记的。如我第一次同他见面，就为《鲁迅日记》所不载。

那是1927年春天，鲁迅刚到中山大学不久，住在钟楼上。我由于郑振铎的介绍，到彭湃同志的家乡海丰去教书，路过广州，住在长堤的旅馆里。这时同住旅馆的一位青年，是从浙江大学闹风潮出来的，我已忘记了他的姓名。他仰慕鲁迅，想考中山大学的理科插班生，但考期已过，他希望能因补考入学，要我问一下鲁迅，是否可以。我虽只是在《语

丝》上同鲁迅通过一次信，也就贸然地替他去访问了鲁迅，自然一方面也怀着敬仰的心情，想一亲鲁迅的颜色。记得我告诉传达处，说我是从上海来看鲁迅先生的。这样，远地来访，传达处就替我通报了。谁知我去得太早，鲁迅还没有起床，这使我很不安。我看那地方很朴素，没有什么摆设，只有桌子和椅、凳。同住的还有两三个人。排床紧挨在一边。这就使我感到鲁迅待自己是不考究排场的，我很佩服。鲁迅掀帐而起，同我谈话，我报上了姓名，说明来意。鲁迅说，须遵照中山大学的规章制度，不能过期补考插班。我只好告辞。回到旅馆，将访问的经过告诉那位从杭州来的青年，恰好海丰中学校长郑师许到旅馆来看我，我便介绍那青年到陆丰中学去教理化，这样边教边学，那青年总算有了着落。我这象是“杨树达的袭来”，至今想起，犹觉冒昧。

一 鲁迅指导我研究民间故事

我在海丰中学教了半年语文，就回到上海。当时章锡琛本来是在商务印书馆编《妇女杂志》的，据说商务为了该刊登了性知识，认为猥亵，批评了他，他就辞职出来，自己办了《新女性》，又开了开明书店。因为过去我在学生时代，常译安徒生的童话给《妇女杂志》刊登，因此这次章锡琛就约我到宝山里新创办的开明书店当了第一任的编辑。在鲁迅回到上海来的时候，夏丏尊也已到开明书店任了编辑。10月5日，章锡琛、夏丏尊、我和张梓生就到共和旅馆去访问了鲁

迅，没有遇见鲁迅，因为这天晚上李小峰正邀请鲁迅到全家福去吃饭。

过了一星期，10月12日，鲁迅到开明书店去看章锡琛，遇到夏丏尊和我。当时我在《文学周报》写了一篇短稿《鲁迅的祝福》，鲁迅看见了，说我写得不错（记得这是我在海丰回家途中，在汕尾买到《彷徨》，就在旅馆里把这本书看完。后来这篇文章就收在《文学讲话》里。）。我听了鲁迅的称赞，很是高兴。

10月18日晚上，章锡琛请鲁迅在共乐春吃饭。当时请的陪客有江绍原夫妇、叶圣陶、胡愈之、周建人、许广平、樊仲云和我。席终我表演了一个单口相声《一个忘了戏词的人》，因为忘了戏词，就只好叽哩咕噜。鲁迅听后说，现在人与人之间，说话也是“叽哩咕噜”的。意思是说，各用心机，不能开诚相见（后来鲁迅说见陌生人酬应，最好是今天天气哈哈哈）。我的相声，被鲁迅一品题，就有了新的意义，我也是很高兴的。

1928年，我辞去开明书店编辑职务，专为开明书店译《柴霍甫短篇杰作集》，并编《文学周报》，还在立达学园教了“文学概论”和“文学思潮”各一小时。7月间，徐霞村编《熔炉》，还有胡也频等人参加。一天下午，徐和我到横浜桥景云里向鲁迅索稿。鲁迅说是我们“突来索稿”。因为平时我们同鲁迅没来往，鲁迅不知我们的倾向如何，当然不会答应给我们写稿子的。

同年10月31日，我到景云里去看鲁迅。因为我看了小泉

八云的《几个中国鬼》(此书收在英文本《近代丛书》)，作者是介绍中国民间故事的。这书里有一篇《大钟的灵魂》，这故事在谭勒的《中国民俗学》里也引用过。据说这传说见于俞葆真的《百孝图说》内。谭勒《中国民俗学》大意云：明永乐皇帝造北京大钟寺，Kuan—yu奉命监造，两次均未成，将获罪。女Ko—ai年方十六，甚孝，忧而问于占卜家，据说铁内须加入未嫁女子之血。至钟造日，Ko—ai奋身投入铁炉，父救之，仅得一鞋。后造钟成，居民常闻钟声凄切，如泣如诉，似云：“咳，咳！鞋，鞋！”我因鲁迅的《朝华夕拾》里曾提到过《百孝图说》，便将刊登我介绍《小泉八云谈中国鬼》这篇文章的《文学周报》送给鲁迅，一面就向他借这部《百孝图说》。鲁迅当天晚上就写了回信，并托张梓生将他所藏的书借给我。张梓生前几年曾在《妇女杂志》回答过我关于童话的几个问题。

现在《鲁迅书信集》已经出版。鲁迅给我的第一封信见第211号，信上说：“顷检出《百孝图说》(已是改订版了)，投炉者只有李娥，但是因铸军器而非钟，不知是怎么一回事。今将全部奉借，以便通盘检查——那图上的地下，明明有许多军器也。”

上个月陈汝衡送给我一部《百孝图说》，他这部是“同治辛未(十年，1871)河间俞氏作刊”，可能同鲁迅所藏是同一个本子。我又重检了一遍，的确投炉的只有三国吴李娥，见卷四(上册页八)，大约与《大钟的灵魂》只是类似的故事。

隔了四天，我将书还给鲁迅先生，他又复了我一信云：“见还的书，收到了，并信。外国人弄中国玩意儿，固然有些渺茫。但这位《百孝图说》作者俞公，似乎也不大‘忠实’的。即如‘李娥投炉’，他引《孝苑》；这部书我未见过，恐怕至早是明朝书，其中故事，仍据古书而没其出处——连字句大有改窜也说不定的。看他记事，似乎有一个沟续，即因李娥事而得名。所以我想，倘再查《吴地记》（唐陆广微作）、《元和郡县志》（唐李吉甫作）、《太平寰宇记》（宋乐史作）等，或者可以发见更早的出典。”（212号，页201—2）不顾鲁迅的谆谆教导，我竟偷懒，没有到图书馆里去查，有负鲁迅的盛意。（方才我查了《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李字部分，没有查到以李娥为地名的地点。）

我那本《民间故事研究》是1928年12月出版的，其中收有《小泉八云谈中国鬼》，我将鲁迅给我的第一次信和《百孝图说》中《李娥投炉》全文都写在序里，并在序文末尾说：

“我应该在这儿感谢热心诱掖的鲁迅先生。”这序是11月25日写的。就在这一天将书送给鲁迅先生，他在日记里记道：“午收赵景深所赠《中国故事研究》一本”，实即《民间故事研究》。

接着就是同年鲁迅编《奔流·托尔斯泰专号》的事情。我投了一篇托翁长子写的《托尔斯泰自己的事情》，他很慎重，向我讨了原刊物去看，可见他编辑刊物负责和认真的情况。他还说：“欧洲的事情，仅有赵景深先生写给我一点消息。”他把我告诉他的英、法纪念托尔斯泰百年祭的情形都收